

今日文藝叢書

一百一十戶
曹 蘭

今日文藝社

1941

一百一十戶目錄

青島之兒女·····	一
一百一十戶·····	九
窮·····	二三
在大陸道·····	三六
警報的日子·····	四三
主人走了·····	四九
孤島來的姑娘·····	五六
衣服單薄的人·····	六七
四個人和一夜·····	七六
城裏人下鄉也是一樣的·····	八六
大家要客客氣氣·····	九五
晚安！醫科學生們·····	一〇五
在旅舍·····	一一五
盒子裏的夏天·····	一二六

青島之兒女

十二月海上飄苦的风捲着波濤，而今海濱是落漠的。沒有戲弄沙子的小孩，沒有撒網的漁人，甚至可以說沙灘上根本沒有足跡被遺留，日本的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從這塊土地上離開，他們永不會來了。

是的，他們不記路這片乾淨土，那海濤會遠遠的隔開他們。在港口，那完全被封鎖了的，第三艦隊最後沉沒的地方，浪和岩石搏擊着，掀起一簇簇白色的王冠，被擊起來又落下去，於是碎了。

冬日黃昏來得那樣飄灑，使人想起一隻俄國曲子，他將夜晚的來臨寫作一個穿灰衣徘徊的女人——將近七點鐘時候晚潮來了，夜幕便完全降落，牠降在港山，在信號山，在滄泉山，在大學山，也降落在那黯黑的海上。

大學山的平頂上輕捷的挪移着四個修長的身影，他們留意着萬國商團的列兵們的監視，爬過了山的稜綫，日本中學的兩座E字形建築野獸似的蹲踞着，暫時四個人斂息，在四下裏打量，一千米外沒有一個移動的點子，這就是說安全得甚

連一隻狗的蹤跡都沒有，他們仍有點焦急或者毋寧說是由熱心而得的不安，並且也擔心那件事會有拙劣的結果。在十幾碼外道時響了一聲熟悉的噓哨，一個穿著皮外套的大學生跳過來握住他們的手：

「大鴨胆！我已經觀察過快一小時了。」另外有一張紙塞給他們。

爬進木棚，上過萎黃的草地，很機警的踏上石基，從一隻毀了的窗口爬進去，和這樣的大廈裏祇要作出些微聲息便會有一種洞然的回音，他們屏息了良久，便大胆的用手指撫着電棒，露出血紅的光，大家擠在一起讀那張紙條。

「游擊隊員們需要的東西，譬如棉被與醫藥，至於電信器材也同樣，其餘的祇要貴重而無益的給破壞，注意的是握你們的智慧作主！」

四個人很慚愧的交換了一下眼神，便開始在各個實驗室裏潛行。然而每進工作開端時總不免有點昏朦，他們幾乎不能判斷第一件應該拿什麼。正切電流計的金黃色銅架吸引了注意，同時壁架上髹漆得優美的木匣也更靈惑，但那裏面是天秤，是百倍顯微鏡，帶牠出來嗎？熟思之後，他們便開始旋下所有的鏡頭，扔進褲袋裏，漸漸他們的好運到了；他們搜索到幾匣三極真空管，一隻播音器，一隻重有五十磅的鉛蓄電池，這些使用扯下的一片窗帘包好了。漸漸他們也已想清楚應該拿些什麼，並且怎樣處理其餘，偶爾想到第一次的成績尚循至可哂，那時日

本中學周圍還沒有這許多眼睛，可是他們小心翼翼地潛入之後，在一隻木箱裏取出一紮畫筆納進袋裏，於是又看到一些擺度計之類，也同樣拿了一束，再補充幾隻等角三稜鏡，便又大模大樣的出來了。

工作進行得很困難，自從十八號之後便一直這樣了。萬國商團的監視更嚴密，假如偶然作得一聲鈍重的敲擊，他們就會遠遠的挾着來福槍和自動步槍，如臨大敵似的跑過來，這樣的經驗已經有過一次，那時他們便追隨在列兵身後，和他們走着相同的搜索路線，直等到他們感到厭倦而再挾着槍出去。有了這樣的戒心，他們使用一支找來的鐵錐將一扇門輕輕的撬開，這房屋裏陳列着寶旗，銀杯，銀盾，地上扔些救傷布袋，另外在一隻木箱裏他們幸福的發現了大批綑帶，牠被齊整的打包，就彷彿白色的磚塊，他們興奮的讓血液快快的循環着，四個人輕捷的傳遞這些磚塊，每人相隔有兩碼左右。似乎那熟練的噤哨又響起來了，靜默，牠又響了第二次，他們暫時停止工作，回答了那暗號，找到兩根棒球棍把那重有五十磅的鉛蓄電瓶抬出去，附帶其餘抵抗的東西，外面那穿皮外套的大學生就跳過來捏緊他們的手：

「來了六輛自行車，也整整六個空貨物架！」

這轉運工作也相當困難，他們在二層樓的走廊上守候着，直到遠遠地一輛兩

輛，……六輛一齊急馳而過，相信危險已經遠離，才開始找尋那些其餘的有用東西。

他們的慾望在這兒並沒得到滿足，他們惋惜不能好好的破壞，幾天以前這兒中國巡警的聽覺決不會那樣靈，四個人在白晝裏進去，夜晚出來，用洋鎗碎鐵罕，弄斷那些弦，用軍刀在所有的傢具上亂砍，化學實驗室裏的試管拔一紙匣一紙匣的弄碎，一刻刻的廣口瓶經棒球桿有力的一擡便不再有一隻完全，大瓶酒精也給它在下面開了孔，讓它涓涓的流。他們也很小心，唯恐惹起火災，雖然他們認為這些醜惡的財產是大大愉快，那九家日本紗廠的餘燼現在都不曾完全熄滅；自從日本人渡過黃河的消息證實之後，這兒的爆破隊便預備好黃色火藥和感應線圈，十八號的夜晚便痛痛快快的炸起來，紗廠裏的烟火第一次噴出一團火球，接着便從中央爆斷，碎片飄着天空。在爆破作業宣佈開始前五分鐘，這四個攜帶着手槍準備和保安隊火併，假如他們要是阻擋的話，終于這四個勝利了，他們冒險衝進紗廠，劫出兩部日本人遺留下的卡車，第二天他們的伙伴：幾個學習機械和生物的大學生便用來滿載了屢次從日本中學取出的物件駛到游擊區域去，並且把這次爆炸紗廠的故事帶給游擊隊員們，可是他們不知道接着中國的自來水廠，兵工廠，船塢和第三艦隊也都有同樣的悲慘的故事。

他們快快活活的在各個隱秘處潛行，有着鑽砲台山隧道時同樣的興緻，並且也十分小心的蹣着腳走，唯恐給自已偶然作出的聲响所驚，他們試探了許多地穴，牠都是那樣深，以致那折來有三米長的菓樹條都不能達到底，並且也相當的大，一個粗魯的傢伙會很容易的跌落下去。他們搜尋着，又碰到那神秘的庫，誰都能猜測出那裏面會藏有寶貴的物件，他們曾藉着椅和櫈的幫助達到那鑰匙孔，在孔裏插上一支漏斗，並且注入過六廣口瓶的濃硫酸，可是他們始終無法啓開他，這次仍舊是廢然，用來撬開那厚重的門顯得太弱了。

鑽下一個地穴找到兩木箱不發的子彈，幾匣滿塗凡士林的槍械，幾隻馬口鐵的胸靶和腹靶，然而他們無法尋到槍身，這些終于變成了廢物。

在黑暗的大厦一角裏，想不到會遇見一批銅樂，牠發着些微光瀾，當這些大號角荷在那般棍徒身上時，牠也這樣傲慢的放光，天長節時牠奏着「君之代」，也領導一大批棍徒，他們在街上遊行，那樣自然而悠閑，就彷彿在他們的領土上踱步。

「毀了牠！」四個人有一種同樣的憎恨，他們立在那些號角身上，牠就委屈的坍下去，將他們的體重載着徐徐的落到地面，以至完全塌陷，銅鼓的皮革給用軍刀戳穿，三條共鳴帶也給割斷。

第二次有八輛自行車來到，也整整八個空的貨物架，他們仍能幸運的逃過萬國商團的監視線。

四個人輕鬆的從窗子裏跳出來，仍然將牠關好，弄出毫無破綻，然而那窗上的封條卻使他們有好笑的意思，那還是青島市政府和日本領事館共同張貼的，中國人似乎一直就有給日本人保護財產的義務，直到他們第一次來到這兒為止。

青島遺留下沒有再多的年青人了，除掉這四個之外。他們也正因為有着特別任務。那着皮外套的大學生已經攜帶最近獲得的一批給養到游擊區域去了，他們因而顯得更寂寞，同時那被稱為他們的金城的日本中學也變得益貧乏了，那些外國兵監視得更利害，曾經在他們之後潛入了不幸的小偷盜被可憐的槍殺，而且無間歇的每天都有貧苦的中國人在那兒喪失生命。

在落漠的十二月裏他們做着白晝的夢，夢到果樹抽了芽，夢到梨花開了又謝了，夢到那夏天之來臨；於是海濱蘇醒過來，那些更衣小木屋也蘇醒過來，海的波濤也蘇醒過來，她拍擊着海岸，並那樣愛撫着海岸，上帝的寵兒們便投進那愛撫掌心裏，他們夢到海濤如崇樓，漸漸地移近了，他們便鑽進去，於是一陣輕微的眩暈，身體高擎起來，很快的變換着方向，旋轉而又打滾，之後他們便被擲出來了，他們也夢到海鷗放鷹飛得迂緩，似乎要伴着他們一同澆水，然而牠又輕盈

的飛到波濤的頂上立着，終于牠向波濤來的方向飛去了，爲着找那第一個浪花，也就是找那風的故鄉吧。

夏天，可是夏天在青島將不會屬於他們了！

他們祇可憐的有一次機會去爬旗台山，然而那也是最後的一次了，依照習慣他們仍舊揉昇到旗杆的頂，用有力的腿絞緊杆尖，讓兩手空着，風搖撼着旗杆也搖撼那攀援的人，如今祇有那定風針指示着南北方向，沒有了那指示出口入口的旗幟。攀援的人望着蒼茫的遠處，那星散了的故人去的地方，然而卻不幸在石老人那兒發現第一艘日本軍艦，他竟忘却怎樣能再爬下來。

四個人把這不好的消息走告親友，然而這會是翔實的麼？日本人居然會再歸，而且又這樣快，三天前他們會和那大學生說過：

「緊緊的守着萊陽城，等那兒的梨花白了，我會已經回到你的身邊的。」

「然而短短的三天，他會安全到達了嗎？」

第三天馬路上有異樣的銅樂奏着「君之代」，高麗馬驕傲的載着矮騎兵在漫步着，有着陰森的殺氣。這會是你們的兵隊麼？他們不置信的揭開窗帘——呆了。

那批銅樂以前曾戰他們極扁，踏壞，可是現在又從新被修理好，所有打壞的

地方都頂腫起來，也擦得很光亮，然而不甚光鮮的盡是小坑，同樣的被用來慶祝那醜惡的「攻戰勝利」。

第二次爬旗台山的機會沒有了，他們必須化裝做到坊子的布商，在那兒或者有機會碰到游擊隊的諜報員。

x

x

x

x

這四個有幾乎相同的身材，每人有能舉起他的體重的膂力，曾經組織過沙魚頭隊，出來必定攜帶利刃，遇到日本中學生大家就襲着背走過，不然那小刀會給他們爭面子。他們也參加過爆破隊，擔任駕駛卡車和收發無線電報，他們四個都是中學生，有一個是蕪陽人，一個榮成人，兩個棲霞人。

一百一十戶

早晨十點鐘左右，青石鋪道上落了半街簷影。

這條狹窄的街的一百一十戶人家方纔先先後後下了門，「乾」「元」，「亨」，「利」，「貞」一共五扇，門板祇有半截，僅可目爲窗戶。大門是另設的，但所謂大門也屬於一開啓就可登堂入室的一種。每家都佔據一丈多闊的門面，建着矮樓。一順水兒挨過去，每家簷口的大牙交錯地方又連着些新新舊舊的蜘蛛網，房子也沒有精粗之分，僅祇有幾家用豬血打底漆得較爲新鮮，窗子也用桑皮紙糊得稍好而已。

樓上笨重的紙格扇也吱吱呀呀的先後推開，兩個隣居隔着火來闊的街彼此觀面，邊聲被邊大聲談家常，樓屋暗得厲害，誰也看不到誰，除非兩個鄰居都走近窗口的話。

十四號門牌是衣店，那個漢子蒼白着臉端一銅盆水在鋪道邊，待洗臉，看見他兒子捧着一紙烟聽的蚌殼在野跑，臉上結了一層由鼻涕與鍋烟灰所成的痂

，上去給了一腳，沒踢中可也饒了他：

「我日你拉（攔）娘，連屁股都不要！」

孩子委屈的呆着，照習慣他得用他老子洗下的臉水洗個二番，這蒼白傢伙把熱手巾良久的在臉上覆着，這之後把手巾遞給兒子，端起臉盆湊到嘴邊呷了口水把中指擦進口裏擦，口水沿着手臂流着。

「茲楚！茲楚！」

斜對過鐵匠店老闆也在同樣的擦牙。「茲楚！茲楚！」並且是用兩隻手的中指交替着擦，又快又响，小孩看得出神，他老子上去可又是一腳，孩子在一個踉蹌之後清楚過來，擰了個手巾把在臉上摸了摸就拿進屋裏晾好。

賈旺子（豬羊的血）的，賣新炸油糕的，白糖餃子的，豆豉的，先後走過去都做了很不壞的生意，特別是賣賈旺子的，好些人家都拿出碗來買，盛來就熱呵呵的坐在當門吃着消閑。

沒有院落，女人習於在戶外做活，劈柴昇爐子啦，縫紉啦，十四號的老板娘在洗滌尿布，用過好幾胎的尿布，一層層破布都綻出來了，洗了尿布就在原湯裏洗丈夫的「開花布鞋」，於是一盆水變成一鍋灰色腦子，就黏黏的傾在鋪道上，街南首的一家洗煤房裏喂的雙鴿子馬上用環很響的打着鋪石跑來，以為是泔水呢

，噙了噙，就接連搖著頸子以揮去嘴邊點滴，喋著嘴轉身飽了。這鴨子的脾氣可壞極，孩子們老愛掄起雙臂風車似的逼過去，兩隻圓板像打鼓似的真躁一陣，鴨子首先還退後幾步，但接著腫個破綻伸直頸子埋著頭直衝過來，太快，扁嘴都要插進鋪道似的，孩子就撐開馬步向後退，戲子樣的邊嘆：

「礦——漆——來——漆——礦——漆——來——漆——」

九十六號樓上住著個塌鼻樑女人，現在打開窗子，將身子半俯出窗外來觀察鋪道上日影，邊揚起右臂讓左手好探到右腋下扣鈕子，臉上方纔施過粉，頭髮也梳得挺光亮，這時又用小指沾點口水順著眉毛擦過去，再把濡濕的嘴唇抿了抿，於是搽粉這件事在她臉上就沒有了倏綻，最後端起一臉盆水走近窗口，嘩的一聲倒倒了下去，正好就倒在一個人前面發步，那生意人就怔住了，恐怕走近點再碰第二次，索性等一瞬，讓那點污水腳子也下來，可是樓上的僑婆等人走過再倒，於是兩個彼此延挨了一瞬之後，就都決定了，生意人邁了一大步，走！那塌鼻樑女人也把臉盆一側，倒！那一點剩餘就又把這生意人弄怔住了，他邁的這一大步暫且沒有收回或繼續的意思，就變成個打拳時的弓箭步架式，呆在那兒仰首打量那惡作劇傢伙，塌鼻女人就抱歉的媚笑了下，底下的生意人可滿身輕鬆起來，聳著肩走啦，他熟記這家大門樣式，不時回顧著。

九十七號窗口倚着個五官都擠到一處的女人，她就照隔壁嫂子的笑法也笑了下，再跟上來個不齒的冷笑，於是閃身到黑暗裏，拿了面鏡子和根骨簪出來，先呵了口氣在鏡上，提起衣角擦個亮，再把骨簪用衣襟擦緊來一旋，於是開始細心細緻的挑雙股眼皮，可是挑好了馬上那不聽話的俏眼皮又翻轉過來還是個單的，最後弄得光火，把鏡子一掄，丟在牀上，骨簪倒還揣好在懷裏，她還沒死心哩！這之後，匆匆忙忙繫上圍裙下樓去了。

街上走着個搽一脊梁松毛繩的女孩，腰間繫了副繩網，靚色大紅褲如同套在晾衣竹竿上樣虛飄飄的，頭髮又黃得像松毛，混身都那樣不新鮮，彷彿在米篩下面走過這麼趟把兩趟似的，連補釘都沒有塊新鮮的。

賣豆腐腦的挑着一副木桶担子，豆腐腦在桶裏顫動着，賣旺子的也讓旺子在瓦盆裏顫動着，鐵匠店間壁的住家女人本來在奶着孩子，頓然從屋裏拿了隻碗跳出來，纏小的腳連腿彷彿兩根直上直下的棒子，搗得鋪石都登登的悶響起來，她一手抱孩子一手拿碗，就沒有了第三隻手把奶子納進去，這於是也同樣顫動着。

簷下成串的尖紅椒風乾着，這之外，在場鼻樑女人家還掛着今年端午節遺留下的一串錦粽子，已經滿是塵埃，不銀光鮮了。斜對面十五號那家連紅椒都摘吃光，祇剩下一串寂寞的白色的絲。每個人家樓窗外都有一支鐵筒或者竹筒，早上

總由女主人和裏面插三枝香，但在一百零一號例外的由那男主人捧了香出來，向街之兩端拜了又拜，然後再插入門外竹筒裏。

九十五號樓上出來個老太婆，在窗前正中供了碗孤另另的紅糙米飯，乍走近樓窗，好陽光都有點眩目。她就是想起那一籠的霉爛鹹菜，就端來拌在供飯旁。這那那說不能再站有那樣大的菜場了，但只放有一邊反對不住那死人似的，北太婆就提那碗飯委屈的放在那繡雲刺繡案裏，這於是連菜也有得供的了。

街南一百零九號是木作店。一號是住家，二號是洗漿房，四號是刻字。這幾家店面改得有點不大一致，但還算有他們職業的理由。祇是那家木器店却十分小心，似乎他們的字子墨子比別人家來得方便些，把門面一齊給改了樣，此外幾家成衣店也還可想，他們在五塊半截門板之後裝有玻璃窗，以便在戶內做縫紉生話時這種利便，但在九十九號那家，雖然不是成衣店，却過分自大的裝了十二塊玻璃窗同樣大的門面上，並且在門口一帶有綠口簾子，這人家做得越羣出衆，彷彿住在這兒都已降格了。

街北首四十七號是家不長進的舊貨店，三十八號是織機店。四十一到四十三是毗連着的地理先生住宅，國藥店和國醫館，門口掛的匾額懸得都分不清誰是誰的，但總歸是屬於一種鬆紅漆的，因為日子久遠而變得黯紫，貼金的字不再燦爛。

，匾上字樣如「知微之顯」，「管輅高風」，「神乎其神」，「仲景高風」，「金丹換骨」，「倉扁術精」等等，把樓窗都給好好的封掉。地理先生家的門倒有時開着，迎面是一壁線裝書，還有一張鋪有絨氈的桌子，彷彿靈學會裏光景。

人們樂意在九十九號的玻窗外駐足，窗裏懸着一隻鏡框，陳列着一方黏有兩瓣瓜子殼的卡片，殼邊註有：

「□年□月□日公餘之暇，試目作戲，於瓜子殼一面祇作七十三字，以博大方家一粲耳。」另有一行字：

「陳列於博物館一枚凡九十一字。」可惜在這裏看不到。

看的人鼓着眼，隔兩重玻璃去辨別那上面的字樣，裏面的主人正靠窗坐着，戴一副厚重的牛角邊花鏡，讓鏡橋滑到鼻尖上，面前打開一本印譜，他在悉心欣賞一種泥封樣式，外面看的人越多他就越正經，瓜子殼下印着主人的銅版肖像，是清末裝束，年紀很輕，著團花馬褂，領子又硬又高，看的人就用來和主人對照：

「咳！人隔（老）嘍。」

主人不再正經下去了，他摘下老花眼鏡，慈和的感激的向外面人石，孟得就像祖父看孫女那樣有感情，外面的人可就怪害臊的走啦。

肖像下面有蠅頭小楷說明主人無論直草隸篆都寫得來，並且代撰代寫碑文，屬諸，壽序，哀啓之類，但最後聲明一句：凡離婚狀，契紙，訴訟狀各件恕不接受，這些總歸屬於有傷陰德的，所以主人顯然是有點善行。

一百零一號也不是個等閑人家，主人讀書畫度日，整天讓長衫領子倒着，光着膀子，愛寫楹聯，自家門上頭一天還是帝君曰如何如何的陰陽文，第二天可就換了幾個隸字：

「作事須值

天理出言

要顧人心

乙卯仲秋月」

左面是新貼的紅紙金字長條印着：

「九天開化文昌大洞法籙仙府月日封。」

沒有人注意那寫的和印的字句，但這家窗內門外時常佇立着三個裝束整齊的女人，和那副瓜子殼樣，也頗有點吸引力量。

八十七號那家頭一天死了個小孩，做母親的哭得挺傷心，邊哭邊數說那孩子的惹人愛處，說她有顆小孝心吃點麼總先給媽嘗嘗，於是每個人家簷下幾乎只剩